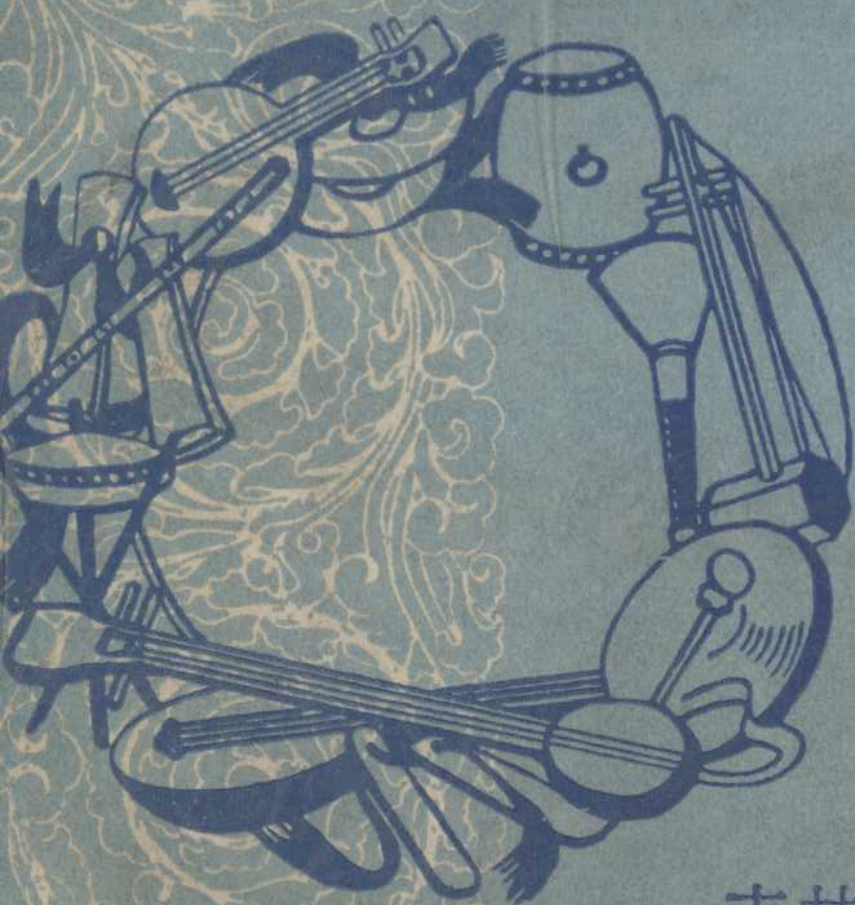


哭別寒窑

乔喜原 記述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本书包括三个鼓詞段子。

“哭別寒窑”写王宝釧之父王丞相，嫉妬薛平貴之才，令其“平西”，阴谋陷害。平貴无奈，回窑告别宝釧的故事。“鴻燕捎书”、“王三姐剗菜”是“哭別寒窑”之后的两个段子。

哭 別 寒 窑

乔喜原 記述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長春市斯大林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
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吉林省分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$\frac{1}{64}$ 印張： $\frac{9}{16}$ 字数：10,000 印数：6,500册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T10091·116

定价(5)：0.06元

哭別寒窑

富貴貧賤命由天，
机关用尽枉徒然。
豪富不該依勢欺貧賤，
藐視貧人禮不端。
几句閑言且靠后，
表一表貞烈賢魁王宝釧。
只因她选婿彩打薛平貴，
怒惱其父把臉翻。
~~前門~~趕出薛平貴，
后門逐出王宝釧。
~~夫妻二人~~无处投奔，
破瓦寒窑把身安。

西凉国界妖怪現，
紅鬃烈馬把人殄。
薛平貴擒了紅鬃馬，
从此英名天下传。
王丞相嫉妬之才欲陷害，
暗中定下巧机关。
正值西凉造了反，
打来战表吓得文武朝臣心胆寒。
王丞相乘机上朝奏一本，
保举平貴去平番。
这一日三姐正在寒窑坐，
低头暗想悲惨惨。
也不知丈夫入朝因何事，
屈指算来有五天。
吉凶祸福真难料，
直到如今未回还。

正是三姐把夫盼，
忽听得馬擺鑾鈴响声喧。
王三姐身倚窑門往外看，
来了一員小将官。
有一頂鳳翅銀盔头上戴，
顛巍巍七寸盔纓頂上安。
素罗袍相衬一身烂銀甲，
百折花勒甲絲縹九股穿。
揸弯弓走兽壺插刁翎箭，
太阳花护心宝鏡挂胸前。
虎皮花的战裙腰中系，
鯊魚鞘藏着一口劍連环。
坐下騎一匹能征貫战馬，
虎头花的战靴足下穿。
全身披挂多齐整，
威风凜凜甚可觀。

到近前仔細一看認得了，
原来是丈夫平貴回家園。
三姐一見心欢喜，
这一回丈夫一定身得官。
从此再不遭貧困，
謝天謝地謝祖先。
压下了三姐心喜且不表，
再說平貴下雕鞍。
寒窑外用鐙离鞍下战馬，
回首就把战馬拴。
迈步走进寒窑內，
轉过三姐王宝釧。
叫一声丈夫你可回来了，
为妻我昼夜盼你把心担。
最可賀你今得官身荣貴，
咱夫妻从今再不受貧寒。

薛平貴听罢不由長叹气，
止不住两眼痛泪落腮边。

（白）咳，我的妻呀！

你且不要心欢喜，
休当为夫身得官。

再休想夫荣妻貴常相伴，
咱夫妻悲离失散在今天。

王宝釧聞听此言吓一跳，
問丈夫为何說此不吉言。

平貴說，西凉造反打来战表，
吓坏滿朝文武官。

你的父嫉我之才乘机陷害，
金殿上圣主面前把本参。

万岁皇爷准了你父的本，
才宣我平貴入朝去平番。

你姐夫苏龙、魏虎为元帅，

为夫我倒作了先行官。

故意的不发精兵与良将，

拨给我老幼残兵整三千。

老幼残兵怎能去作战，

要想取胜难上难。

这本是借刀杀人不动手，

欲叫我拚命战死在阵前。

今日里起兵要奔西凉去，

牵挂贤妻心慟酸。

难舍你对我恩爱情义重，

难忘咱结发之情重如山。

私回寒窑探望你，

辞别贤妻就得随军奔阳关。

（白）我的贤妻呀！

咱二人今天拆散离别了，

也不知那年那月得团圆。

拋下你独居寒窑誰照看，

又缺吃来又少穿。

倘若是有个三灾和八难，

誰为你煎湯熬藥，誰可怜？

只剩下半捆秫秸二升米，

我的妻你可怎度这样艰难。

我有心不去征西君命难違，

怪罪了定斬不容寬。

我此去生死存亡无定准，

（白）我的妻呀！

恐怕是今后相逢見面难！

薛平貴說着伤心泪如雨点，

如癡如醉身似油煎。

王三姐听罢如同雷殛頂，

好象似凉水浇头心如刀剜。

怨气兒倒噎粉頸紅了粉面，

扑簌簌两行泪珠滚下腮边。
半晌说夫君今日征西去，
眼睁睁生生拆散并头莲。
棒打鸳鸯分两处，
从今后一个地北一个天南。
最可恨奸党同谋陷害你，
发给些人马俱是将老兵残。
你如同孤身赴敌去征战，
只恐怕要想取胜实在难。
你远行千里无人侍奉，
我远隔万里把心担。
万一有个三长和两短，
教为妻进退无路扔石砸天。
你去后抛下为妻空自苦，
无依无靠怎度贫寒。
我一个人独守寒窑灯影暗，

伶仃困苦难上加难。

平貴說以此为忧心痛碎，

（白）賢妻呀！

事到如今不得不言。

奉劝賢妻休固执，

貞节二字抛一边！

这本是事出所迫我情愿，

我去后你可寻夫另嫁男。

王三姐聞听此言心如刀攪，

低下头去暗打算盘。

宝釧我今若不寬丈夫意，

恐怕他忧愁成病命不全。

倘若是三生造就孤貧死，

料想也难逃困苦与艰难。

倒不如安慰他放寬心腸征西去，

也許能天幸居官得胜还。

想到此三姐擦泪一旁坐，

（白）我的夫啊！

你且免悲伤听妻言：

咱二人恩爱情腸深似海，

割心見胆同患难。

不怕是千辛万苦赴湯蹈火奴情愿，

宁死也不能失志另嫁男。

君命难違你征西只管去，

請不要以妻为念过悲慘。

家虽貧我会紡織能自給，

不用你頻頻惦念挂心間。

常言道夫妇有別是正理，

不應該以妻墮志守家园。

这一去也許得展凌云志，

这一去也許富貴身居官。

就應該大展忠君爱国志，

就應該以民為念掃盡狼烟。

但只愿平定西涼身榮貴，

咱夫妻同享榮華聚首合歡。

薛平貴听罷多時將頭點，

（白）賢妻呀！

多謝你的金石良言。

大丈夫忠君愛國应当干，

最可恨奸黨同謀陷害咱。

怕的是空有擎天愛國志，

要展才能恐怕難。

也只好為國獻身去征戰，

勝敗存亡交付天。

他夫妻正說留戀知心話，

忽听得咚咚咚三聲大炮响震天。

薛平貴聞听吃驚一擺手，

叫声我妻王宝釧：

这本是炮响三声催前站，
为夫不能再留恋。
我有心与你再說几句话，
悞了出兵罪怎担。
薛平貴說罢含泪往外走，
王三姐滿眼落泪拉住衣衫。
叫一声我的丈夫且慢走，
你听我囑咐与你几句言：
你可要解去愁虑保养身体，
战场上必須智勇两双全。
在平时多习兵書与战策，
加謹慎处处必須戒备严。
千万的莫学輕狂浪蕩子，
那一些野草閑花休要貪。
如果是不忘賤妾情义重，
身荣貴別把为妻抛一边。

功成名就速回轉，
休忘了妻居寒窑度日如年。
功名不成也要常寄信，
免去我終日挂念眼望穿。
薛平貴听罢点头如酒醉，
事到了伤心之处无話談。
夫妻俩正在难离又难舍，
窑門外来了报事藍旗官。
高喊平貴急速走，
薛平貴只好抛开王宝釧。
出寒窑攀鞍認鐙上战馬，
止不住扭項回首看宝釧。
見宝釧两眼痛泪如雨点，
薛平貴好似乱劍刺心肝。

（白）蒼天哪！

我夫妻就是这样分別了，

也不知重逢見面在哪年！
這英雄怨氣難消搓虎掌，
喊一聲氣貫長虹催開馬心猿。
薛平貴含悲催馬征西去，
王寶釧哭回寒窑受開艱難。
若問他夫妻那年才相見，
但等着十八年后再團圓。
這就是哭別寒窑書一段，
鴻雁捎書下段再言。

鴻雁捎書

天靠地來地靠天，
山靠水來水靠山。
君靠臣來臣靠主，
官靠民來民靠官。
幼靠父母老靠子，
貧靠勤儉起家園。
几句閑言且靠后，
表一表困守寒窑王寶釧。
这一日三姐病臥寒窑內，
飯不沾唇已有兩天。
慢抖精神強坐起，
不由一陣好心酸。